

諸子治要卷一

國學治要三

諸子十七種

呂氏春秋 一名呂覽。舊本題秦呂不韋撰。不韋陽翟人。爲大賈。後爲秦相。此書蓋其實客所集。凡分十二紀八覽六論。其中又各分子目。共一百六十篇。不韋人不足道。而此書裒合羣言。舍短取長。大抵據儒書者居多。參以道墨名法兵農各家之說者亦居半。其體例殆似後世之類書。故先秦諸子之學術。遭秦火而已佚者。往往賴此書以保存焉。

貴公

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。必先公。公則天下平矣。平得於公。嘗試觀於上志。有得天下者衆矣。其得之以公。其失之必以偏。凡主之立也。生於公。故鴻範曰。無偏無黨。王道蕩蕩。無偏無頗。遵王之義。無或作奸。遵王之道。無或作惡。遵王之路。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。天下之天下也。陰陽之和。不長一類。甘露時雨。不私一物。萬民之主。不阿一人。伯禽將行。請所以治魯。周公曰。利而勿利也。荆人有遺弓者。而不肯索。曰。荆人遺之。荆人得之。又何索焉。孔子聞之。曰。去其荊而可矣。老聃聞之。曰。去其人而可矣。故老聃則至公矣。天地大矣。生而弗子。成而弗有。萬物皆被其澤。得其利。而莫知其所以始。此三皇五帝之德也。管仲有病。桓公往問之。曰。仲

父之病矣。漬甚。國人弗諱。寡人將誰屬國。管仲對曰。昔者臣盡力竭智。猶未足以知之也。今病在於朝夕之中。臣奚能言。桓公曰。此大事也。願仲父之教寡人也。管仲敬諾曰。公誰欲相。公曰。鮑叔牙可乎。管仲對曰。不可。夷吾善鮑叔牙。鮑叔牙之爲人也。清廉潔直。視不己者。不比於人。一聞人之過。終身不忘。勿已。則隰朋其可乎。隰朋之爲人也。上志而下求。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者。其於國也。有不聞也。其於物也。有不知也。其於人也。有不見也。勿已乎。則隰朋可也。夫相。大官也。處大官者。不欲小察。不欲小智。故曰。大匠不斷。大庖不豆。大勇不鬪。大兵不寇。桓公行公去私惡。用管子而爲五伯長。行私阿所愛。用豎刁而蟲出於戶。人之少也。愚。其長也。智。故智而用私。不若愚而用公。日醉而飾服。私利而立公。貪戾而求王。舜弗能爲。

去私

天無私覆也。地無私載也。日月無私燭也。四時無私行也。行其德而萬物得遂長焉。黃帝言曰。聲禁重。色禁重。衣禁重。香禁重。味禁重。室禁重。堯有子十人。不與其子而授舜。舜有子九人。不與其子而授禹。至公也。晉平公問於祁黃羊曰。南陽無令。其誰可而爲之。祁黃羊對曰。解狐可。平公曰。解狐非子之讐邪。對曰。君問可。非問臣之讐也。平公曰。善。遂用之。國人稱善焉。居有間。平公又問祁黃羊曰。國無尉。其誰可而爲之。對曰。午可。平公曰。午非子之子耶。對

曰。君問可。非問臣之子也。平公曰。善。又遂用之。國人稱善焉。孔子聞之曰。善哉。祁黃羊之論也。外舉不避讐。內舉不避子。祁黃羊可謂公矣。墨者有鉅子。腹蘧居秦。其子殺人。秦惠王曰。先生之年長矣。非有他子也。寡人已令吏弗誅矣。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。腹蘧對曰。墨者之法曰。殺人者死。傷人者刑。此所以禁殺傷人也。夫禁殺傷人者。天下之大義也。王雖爲之賜。而令吏弗誅。腹蘧不可不行墨者之法。不許惠王而遂殺之。子人之所私也。忍所私以行大義。鉅子可謂公矣。庖人調和而弗敢食。故可以爲庖。若使庖人調和而食之。則不可以爲庖矣。王伯之君亦然。誅暴而不私。以封天下之賢者。故可以爲王伯。若使王伯之君。誅暴而私之。則亦不可以爲王伯矣。

貴生

聖人深慮天下。莫貴於生。夫耳目鼻口。生之役也。耳雖欲聲。目雖欲色。鼻雖欲芬香。口雖欲滋味。害於生則止。在四官者。不欲利於生者。則弗爲。由此觀之。耳目鼻口不得擅行。必有所制。譬之若官職。不得擅爲。必有所制。此貴生之術也。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。子州支父對曰。以我爲天子。猶可也。雖然。我適有幽憂之病。方將治之。未暇在天下也。天下重物也。而不以害其生。又況於他物乎。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。可以託天下。越人三世殺其君。王子搜患之。逃乎丹穴。越國無君。求王子搜而不得。從之丹穴。王子搜不肯出。越人薰之以艾。乘之。

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。仰天而呼曰。君乎。獨不可以舍我乎。王子搜非惡爲君也。惡爲君之患也。若王子搜者。可謂不以國傷其生矣。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爲君也。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。使人以幣先焉。顏闔守閭。鹿布之衣。而自餽牛。魯君之使者至。顏闔自對之。使者曰。此顏闔之家耶。顏闔對曰。此闔之家也。使者致幣。顏闔對曰。恐聽繆而遣使者罪。不若審之。使者還反審之。復來求之。則不得已。故若顏闔者。非惡富貴也。由重生惡之也。世之人主多以富貴驕得道之人。其不相知。豈不悲哉。故曰。道之真以持身。其緒餘以爲國家。其土苴以治天下。由此觀之。帝王之功。聖人之餘事也。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。今世俗之君子。危身棄生以徇物。彼且奚以此之也。彼且奚以此爲也。凡聖人之動作也。必察其所以之。與其所以爲。今有人於此。以隨侯之珠。彈千仞之雀。世必笑之。是何也。所用重。所要輕也。夫生豈特隨侯珠之重也哉。子華子曰。全生爲上。虧生次之。死次之。迫生爲下。故所謂尊生者。全生之謂。所謂全生者。六欲皆得其宜也。所謂虧生者。六欲分得其宜也。虧生則於其尊之者薄矣。其虧彌甚者也。其尊彌薄。所謂死者。無有所以知。復其未生也。所謂迫生者。六欲莫得其宜也。皆獲其所甚惡者。服是也。辱是也。辱莫大於不義。故不義迫生也。而迫生非獨不義也。故曰。迫生不若死。奚以知其然也。耳聞所惡。不若無聞。目見所惡。不若無見。故雷則揜耳。電則揜目。此其比也。凡六欲者。皆知其所甚惡。而必不得免。不若無有所以知。無有所以知者。

死之謂也。故迫生不若死。嗜肉者。非腐鼠之謂也。嗜酒者。非敗酒之謂也。尊生者。非迫生之謂也。

尊師

神農師悉諸。黃帝師大撓。帝顓頊師伯夷父。帝嚳師伯招。帝堯師子州支父。帝舜師許由。禹師大成贊。湯師小臣。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。齊桓公師管夷吾。晉文公師咎犯隨會。秦穆公師百里奚。公孫枝。楚莊王師孫叔敖。沈尹巫。吳王闔閭師伍子胥。文之儀。越王句踐師范蠡。大夫種。此十聖人六賢者。未有不尊師者也。今尊不至於帝。智不至於聖。而欲無尊師。奚由至哉。此五帝之所以絕。三王之所以滅。且天生人也。而使其耳可以聞。不學。其聞不若聾。使其目可以見。不學。其見不若盲。使其口可以言。不學。其言不若爽。使其心可以知。不學。其知不若狂。故凡學。非能益也。達天性也。能全天之所生。而勿敗之。是謂善學。子張。魯之鄙家也。顏涿聚。梁父之大盜也。學於孔子。段干木。晉國之大跽也。學於子夏。高何。縣子石。齊國之暴者也。指於鄉曲。學於子墨子。索盧參。東方之鉅狡也。學於禽滑黎。此六人者。刑戮死辱之人也。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。由此爲天下名士顯人。以終其壽。王公大人從而禮之。此得之於學也。凡學。必務進業。心則無營。疾諷誦。謹司聞。觀瞻。愉問。書意。順耳目。不逆志。退思慮。求所謂。時辨說。以論道。不苟辨。必中法。得之無矜。失之無慚。必反其本。生則謹養。謹養之道。

養心爲貴。死則敬祭。敬祭之術。時節爲務。此所以尊師也。治唐圃。疾灌漑。務種樹。織葩屨。結置網。摑蒲葦。之田野。力耕耘。事五穀。如山林。入川澤。取魚鼈。求鳥獸。此所以尊師也。視輿馬。慎駕御。適衣服。務輕煖。臨飲食。必蠲絜。善調和。務甘肥。必恭敬。和顏色。審辭令。疾趨翔。必嚴肅。此所以尊師也。君子之學也。說義必稱師。以論道。聽從必盡力。以光明。聽從不盡力。命之曰背。說義不稱師。命之曰叛。背叛之人。賢主弗內之於朝。君子不與交友。故教也者。義之大者也。學也者。知之盛者也。義之大者。莫大於利人。利人莫大於教。知之盛者。莫大於成身。成身莫大於學。身成。則爲人子。弗使而孝矣。爲人臣。弗令而忠矣。爲人君。弗彊而平矣。有大勢。可以爲天下正矣。故子貢問孔子曰。後世將何以稱夫子。孔子曰。吾何足以稱哉。勿已者。則好學而不厭。好教而不倦。其惟此耶。天子入大學。祭先聖。則齒嘗爲師者。弗臣。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。

蕩兵

一作用兵

古聖王有義兵。而無有偃兵。兵之所自來者上矣。與始有民俱。凡兵也者。威也。威也者。力也。民之有威力。性也。性者所受於天也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武者不能革。而工者不能移。兵所自來者久矣。黃炎故用水火矣。共工氏固次作難矣。五帝固相與爭矣。遞興廢勝者用事。人曰。蚩尤作兵。蚩尤非作兵也。利其械矣。未有蚩尤之時。民固剝林木以戰矣。勝者爲長。長則猶

不足治之。故立君。君又不足以治之。故立天子。天子之立也。出於君。君之立也。出於長。長之立也。出於爭。爭鬪之所自來者久矣。不可禁。不可止。故古之賢王。有義兵而無有偃兵。家無怒咎。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。國無刑罰。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。天下無誅伐。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。故怒咎不可偃於家。刑罰不可偃於國。誅伐不可偃於天下。有巧有拙而已矣。故古之聖王。有義兵而無有偃兵。夫有以饒死者。欲禁天下之食。悖。有以乘舟死者。欲禁天下之船。悖。有以用兵喪其國者。欲偃天下之兵。悖。夫兵不可偃也。譬之若水火然。善用之則爲福。不能用之則爲禍。若用藥者。然得良藥則活人。得惡藥則殺人。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。亦大矣。且兵之所自來者遠矣。未嘗少選不用。貴賤長少賢者不肖相與同。有巨有微而已矣。察兵之微。在心而未發。兵也。疾視兵也。作色兵也。傲言兵也。援推兵也。連反兵也。侈鬪兵也。三軍攻戰兵也。此八者皆兵也。微巨之爭也。今世之以偃兵疾說者。終身用兵而不自知悖。故說雖彊。談雖辨。文學雖博。猶不見聽。故古之聖王。有義兵而無有偃兵。兵誠義。以誅暴君而振苦民。民之說也。若孝子之見慈親也。若饑者之見美食也。民之號呼而走之。若彊弩之射於深谿也。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也。中主猶若不能有其民。而況於暴君乎。

節喪

審知生。聖人之要也。審知死。聖人之極也。知生也者。不以害生。養生之謂也。知死也者。不以

害死。安死之謂也。此二者。聖人之所獨決也。凡生於天地之間。其必有死。所不免也。孝子之重其親也。慈親之愛其子也。痛於肌骨。性也。所重所愛。死而棄之溝壑。人之情不忍爲也。故有葬死之義。葬也者。藏也。慈親孝子之所慎也。慎之者。以生人之心慮。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。莫如無動。莫如無發。無發無動。莫如無有。可利此之謂重閉。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。非珠玉國寶之謂也。葬不可不藏也。葬淺則狐狸扣之。深則及於水泉。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。以避狐狸之患。水泉之溼。此則善矣。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。豈不惑哉。譬之若瞽師之避柱也。避柱而疾觸杙也。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亂之患。此杙之大者也。慈親孝子避之者。得葬之情矣。善棺槨。所以避螻蟻蛇蟲也。今世俗大亂之主。愈修其葬。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。生者以相矜尚也。侈靡者以爲榮。節儉者以爲陋。不以便死爲故。而徒以生者之誹譽爲務。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。父雖死。孝子之重之。不怠。子雖死。慈親之愛之。不懈。夫葬所愛所重。而以生者之所甚欲。其以安之也。若之何哉。民之於利也。犯流矢。蹈白刃。涉血。盤肝以求之。野人之無聞者。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。今無此之危。無此之醜。其爲利甚厚。乘車食肉。澤及子孫。雖聖人猶不能禁。而況於亂國。彌大家。彌富。葬彌厚。含珠鱗。施玩好。貨寶。鐘鼎壺鑑。輦馬衣被戈劍。不可勝數。諸養生之具。無不從者。題湊之室。棺槨數襲。積石積炭。以環其外。姦人聞之。傳以相告。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。猶不可止。且死者彌久。生者彌疏。

生者彌疏。則守者彌怠。守者彌怠。而葬器如故。其勢固不安矣。世俗之行喪。載之以大輅。羽旄旌旗如雲。僂僂以督之。珠玉以佩之。黼黻文章以飾之。引紼者左右萬人以行之。以軍制立之。然後可以此觀世。則美矣侈矣。以此爲死。則不可也。苟便於死。則雖貧國勞民。若慈親孝子者之所不辭爲也。

當務

辨而不當論。信而不當理。勇而不當義。法而不當務。惑而乘驢也。狂而操吳干將也。大亂天下者。必此四者也。所貴辨者。爲其由所論也。所貴信者。爲其遵所理也。所貴勇者。爲其行義也。所貴法者。爲其當務也。跖之徒問於跖曰。盜有道乎。跖曰。奚啻其有道也。夫妄意關內中藏聖也。入先勇也。出後義也。知時智也。分均仁也。不通此五者。而能成大盜者。天下無有。備說非六王五伯。以爲堯有不慈之名。舜有不孝之行。禹有淫湎之意。湯武有放殺之事。五伯有暴亂之謀。世皆譽之人。皆諱之。惑也。故死而操金椎以葬。曰。下見六王五伯。將敲其頭矣。辨若此。不如無辨。楚有直躬者。其父竊羊而謁之上。上執而將誅之。直躬者請代之。將誅矣。告吏曰。父竊羊而謁之。不亦信乎。父誅而代之。不亦孝乎。信且孝而誅之。國將有不誅者乎。荆王聞之。乃不誅也。孔子聞之曰。異哉直躬之爲信也。一父而載取名焉。故直躬之信。不若無信。齊之好勇者。其一人居東郭。其一人居西郭。卒然相遇於塗。曰。姑相飲乎。觴數行。曰。姑

求肉乎。一人曰：子肉也。我肉也。尙胡革求肉而爲？於是具染而已。因抽刀而相啖，至死而止。勇若此，不若無勇。紂之同母三人，其長曰微子啟，其次曰中衍，其次曰受德。受德乃紂也，甚少矣。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，尙爲妾，已而爲妻，而生紂。紂之父，紂之母，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。太史據法而爭之，曰：有妻之子，而不可置妾之子。紂故爲後，用法若此，不若無法。

順說

善說者若巧士，因人之力以自爲力，因其來而與來，因其往而與往，不設形象，與生與長，而言之與響，與盛與衰，以之所歸。力雖多，材雖勁，以制其命，順風而呼，聲不加疾也。際高而望，目不加明也。所因便也。惠盎見宋康王，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：寡人之所說者，勇有力也，不說爲仁義者。客將何以教寡人？惠盎對曰：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勇，刺之不入，雖有力，擊之弗中。大王獨無意耶？王曰：善。此寡人所欲聞也。惠盎曰：夫刺之不入，擊之不中，此猶辱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雖有勇，弗敢刺，雖有力，弗敢擊。大王獨無意耶？王曰：善。此寡人之所欲知也。惠盎曰：夫不敢刺，不敢擊，非無其志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人本無其志也。大王獨無意耶？王曰：善。此寡人之所願也。惠盎曰：夫無其志也，未有愛利之心也。臣有道於此，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。此其賢於勇有力也。居四累之上，大王獨無意耶？王曰：此寡人之所欲得。惠盎對曰：孔墨是也。孔丘墨翟，無地爲君，無官爲長，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

安利之。今大王萬乘之主也。誠有其志。則四境之內。皆得其利。其賢於孔墨也遠矣。宋王無以應。惠盎趨而出。宋王謂左右曰。辨矣。客之以說服寡人也。宋王俗主也。而心猶可服。因矣。因則貧賤可以勝富貴矣。小弱可以制彊大矣。田贊衣補衣而見荆王。荆王曰。先生之衣何其惡也。田贊對曰。衣又有惡於此者也。荆王曰。可得而聞乎。對曰。甲惡於此。王曰。何謂也。對曰。冬日則寒。夏日則暑。衣無惡乎甲者。贊也。貧故衣惡也。今大王萬乘之主也。富貴無敵。而好衣民以甲。臣弗得也。意者爲其義耶。甲之事。兵之事也。刈人之頸。剗人之腹。隳人之城郭。刑人之父子也。其名又甚不榮。意者爲其實耶。苟慮害人人。亦必慮害之。苟慮危人人。亦必慮危之。其實人則甚不安之。二者臣爲大王無取焉。荆王無以應。說雖未大行。田贊可謂能立其方矣。若夫偃息之義。則未之識也。管子得於魯。魯束縛而檻之。使役人載而送之齊。皆謳歌而引車。管子恐魯之止而殺已也。欲速至齊。因謂役人曰。我爲汝唱。汝爲我和。其所唱適宜。走役人不倦。而取道甚速。管子可謂能因矣。役人得其所欲。已亦得其所欲。以此術也。是用萬乘之國。其霸猶少。桓公則難與往也。

察今

上胡不法先王之法。非不賢也。爲其不可得而法。先王之法。經乎上世而來者也。人或益之。人或損之。胡可得而法。雖人弗損益。猶若不可得而法。東夏之命。古今之法。言異而典殊。故

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。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。殊俗之民。有似於此。其所爲欲同。其所爲異。口惜之。命不偷。若舟車衣冠滋味聲色之不同。人以自是。反以相誹。天下之學者。多辯言利辭。倒不求其實。務以相毀。以勝爲故。先王之法。胡可得而法。雖可得。猶若不可法。凡先王之法。有要於時也。時不與法俱至。法雖今而至。猶若不可法。故擇先王之成法。而法其所以爲法。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何也。先王之所以爲法者人也。而已亦人也。故察己則可以知人。察今則可以知古。古今一也。人與我同耳。有道之士。貴以近知遠。以今知古。以益所見。知所不見。故審堂下之陰。而知日月之行。陰陽之變。見瓶水之冰。而知天下之寒。魚鼈之藏也。嘗一臠肉。而知一鑊之味。一鼎之調。荆人欲襲宋。使人先表澠水。澠水暴益。荆人弗知。循表而夜涉。溺死者千有餘人。軍驚而壞都舍。嚮其先表之時可導也。今水已變而益多矣。荆人尙循表而導之。此其所以敗也。今世之主。法先王之法也。有似於此。其時已與先王之法虧矣。而曰此先王之法也。而法之以爲治。豈不悲哉。故治國無法則亂。守法而弗變則悖。悖亂不可以持國。世易時移。變法宜矣。譬之若良醫。病萬變。藥亦萬變。病變而藥不變。嚮之壽民。今爲殤子矣。故凡舉事必循法以動。變法者因時而化。若此論則無過務矣。夫不敢議法者衆庶也。以死守者有司也。因時變法者賢主也。是故有天下七十一聖。其法皆不同。非務相反也。時勢異也。故曰良劍期乎斷。不期乎鏌鋟。良馬期乎千里。不期乎驥騄。夫成功

名者。此先王之千里也。楚人有涉江者。其劍自舟中墜於水。遽契其舟。曰。是吾劍之所從墜。舟止。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。舟已行矣。而劍不行。求劍若此。不亦惑乎。以此故法爲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。而法不徙。以此爲治。豈不難哉。有過於江上者。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。嬰兒啼。人問其故。曰。此其父善游。其父雖善游。其子豈遽善游哉。此任物亦必悖矣。荆國之爲政。有似於此。

離謂

言者以諭意也。言意相離。凶也。亂國之俗甚多。流言而不顧其實。務以相毀。務以相譽。毀譽成黨。衆口熏天。賢不肖不分。以此治國。賢主猶惑之也。又況乎不肖者乎。惑者之患。不自以爲惑。故惑之中有曉焉。冥冥之中有昭焉。亡國之主。不自以爲惑。故與桀紂幽厲皆也。然有亡者。國無二道矣。鄭國多相縣以書者。子產令無縣書。鄧析致之。子產令無致書。鄧析倚之。令無窮。則鄧析應之。亦無窮矣。是不可不無辨也。不可不無辨。而以賞罰。其罰愈疾。其亂愈疾。此爲國之禁也。故辨而不當理。則僞。知而不當理。則詐。詐僞之民。先王之所誅也。理也者。是非之宗也。洧水甚大。鄭之富人有溺者。人得其死者。富人請贖之。其人求金甚多。以告鄧析。鄧析曰。安之人必莫之賣矣。得死者。患之以告鄧析。鄧析又答之曰。安之。此必無所更買矣。夫傷忠臣者。有似於此也。夫無功不得民。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。有功得民。則又以

其有功德民傷之。人主之無度者。無以知此。豈不悲哉。比干。萇。弘。以此死。箕子。商容。以此窮。周公。召公。以此疑。范蠡。子胥。以此流。死生存亡。安危。從此生矣。子產治鄭。鄧析務難之。與民之有獄者。約大獄一衣。小獄襦袴。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。不可勝數。以非爲是。以是爲非。是非無度。而可與不可。日變。所欲勝因勝。所欲罪因罪。鄭國大亂。民口譟譟。子產患之。於是殺鄧析而戮之。民心乃服。是非乃定。法律乃行。今世之人。多欲治其國。而莫之誅鄧析之類。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。齊有事。人者。所事有難而弗死也。遇故人於塗。故人曰。固不死乎。對曰。然。凡事人以爲利也。死不利。故不死。故人曰。子尙可以見人乎。對曰。子以死爲顧。可以見人乎。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。長。大不義也。其辭猶不可服。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。夫辭者。意之表也。鑒其表而棄其意。悖。故古之人。得其意。則舍其言矣。聽言者。以言觀意也。聽言而意不可知。其與橋言無擇。齊人有淳于髡者。以從說魏王。魏王辯之。約車十乘。將使之荊。辭而行。又以橫說魏王。魏王乃止其行。失從之意。又失橫之事。夫其多能不若寡能。其有辯不若無辯。周鼎著倮而齧其指。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爲也。

爲欲

使民無欲。上雖賢猶不能用。夫無欲者。其視爲天子也。與爲輿隸同。其視有天下也。與無立錐之地同。其視爲彭祖也。與爲殤子同。天子至貴也。天下至富也。彭祖至壽也。誠無欲。則是

三者不足以勸與隸。至賤也。無立錐之地。至貧也。殤子。至夭也。誠無欲。則是三者不足以禁。會有一欲。則北至大夏。南至北戶。西至三危。東至扶木。不敢亂矣。犯白刃。冒流矢。趣水火。不敢卻也。晨寤興。務耕疾庸。懼爲煩辱。不敢休矣。故人之欲多者。其可得用亦多。人之欲少者。其得用亦少。無欲者不可得用也。人之欲雖多。而上無以令之。人雖得其欲。人猶不可用也。令人得欲之道。不可不審矣。善爲上者。能令人得欲無窮。故人之可得用。亦無窮也。蠻夷反舌。殊俗異習之國。其衣服冠帶。宮室居處。舟車器械。聲色滋味皆異。其爲欲使一也。三王不能革。不能革而功成者。順其天也。桀紂不能離。不能離而國亡者。逆其天也。逆而不知其逆也。湛於俗也。久湛而不去。則若性。性異非性。不可不熟。不聞道者。何以去非性哉。無以去非性。則欲未嘗正矣。欲不正。以治身則夭。以治國則亡。故古之聖王。審順其天而以行欲。則民無不令矣。功無不立矣。聖王執一。四夷皆至者。其此之謂也。執一者至貴也。至貴者無敵。聖王託於無敵。故民命敵焉。羣狗相與居。皆靜無爭。投以炙雞。則相與爭矣。或折其骨。或絕其筋。爭術存也。爭術存。因爭不爭之術存。因不爭。取爭之術而相與爭。萬國無一。凡治國令其民爭行義也。亂國令其民爭爲不義也。彊國令其民爭樂用也。弱國令其民爭競不用也。夫爭行義樂用。與爭爲不義競不用。此其爲禍福也。天不能覆。地不能載。晉文公伐原。與土期七日。七日而原不下。命去之。謀士言曰。原將下矣。師吏請待之。公曰。信國之寶也。得原失寶。

吾不爲也。遂去之。明年復伐之。與土期。必得原然後反。原人聞之。乃下。衛人聞之。以文公之信爲至矣。乃歸文公。故曰。攻原得衛者。此之謂也。文公非不欲得原也。以不信得原。不若勿得也。必誠信以得之。歸之者。非獨衛也。文公可謂知求欲矣。

恃君

凡人之性。爪牙不足以自守衛。肌膚不足以扞寒暑。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。勇敢不足以卻猛禁悍。然且猶裁萬物。制禽獸。服狡蟲。寒暑燥溼弗能害。不唯先有其備。而以羣聚邪。羣之可聚也。相與利之也。利之出於羣也。君道立也。故君道立。則利出於羣。而人備可完矣。昔太古嘗無君矣。其民聚生羣處。知母不知父。無親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別。無上下長幼之道。無進退揖讓之禮。無衣服履帶宮室畜積之便。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。此無君之患。故君臣之義。不可不明也。自上世以來。天下亡國多矣。而君道不廢者。天下之利也。故廢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。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。非濱之東。夷穢之鄉。大解陵魚。其鹿野搖山。揚島大人之居。多無君。揚漢之南。百越之際。敵凱諸夫。風餘靡之地。縛婁陽。禺驩兜之國。多無君。氏羌呼唐離水之西。獫狁野人。篇竿之川。舟人送龍突人之鄉。多無君。雁門之北。鴈隼所鸞。須窺之國。饕餮窮奇之地。叔逆之所。儋耳之居。多無君。此四方之無君者也。其民麋鹿禽獸。少者使長。長者畏壯。有力者賢。暴傲者尊。日夜相殘。無時休息。以盡其類。聖人深見此患也。

故爲天下長慮。莫如置天子也。爲一國長慮。莫如置君也。置君非以阿君也。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。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。德衰世亂。然後天子利天下。國君利國。官長利官。此國所以遞興遞廢也。亂難之所以時作也。故忠臣廉士。內之則諫其君之過也。外之則死。人臣之義也。豫讓欲殺趙襄子。滅鬚去眉。自刑以變其容。爲乞人而往。乞於其妻之所。其妻曰。狀貌無似吾夫者。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。又吞炭以變其音。其友謂之曰。子之所道甚難而無功。謂子有志則然矣。謂子智則不然。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。襄子必近子。子得近而行所欲。此甚易而功必成。豫讓笑而應之曰。是先知報後知也。爲故君賊新君矣。大亂君臣之義者無此。失吾所爲爲之矣。凡吾所爲爲此者。所以明君臣之義也。非從易也。柱厲叔事莒敖公。自以爲不知而去。居於海上。夏日則食菱芡。冬日則食橡栗。莒敖公有難。柱厲叔辭其友而往。死之。其友曰。子自以爲不知故去。今又往死之。是知與不知無異別也。柱厲叔曰。不然。自以爲不知故去。今死而弗往死。是果知我也。吾將死之。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。所以激君人者之行。而厲人主之節也。行激節厲。忠臣幸於得察。忠臣察則君道固矣。

上農

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。先務於農。民農非徒爲地利也。貴其志也。民農則樸。樸則易用。易用則邊境安。主位尊。民農則重。重則少私義。少私義則公法立。力專一。民農則其產復。其